續學堂文鈔

積學堂文鈔卷三

宛陵梅文鼎定九甫著　孫瑴成循齋甫較梓

序

謝宣城集序 代

詩至齊梁而靡論者謂其調俳而詞淺失漢魏古樸之遺顧小謝獨以清麗見稱與康樂惠連齊名謂之三謝建武時嘗出守宣城郡郡踞陵陽之巔有樓巍然俯瞰城外太白詩云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者是也唐刺

史獨孤霖跋爲疊嶂樓歷今數百年宣人猶呼謝
公樓云乃蕭子顯李延壽所著史傳並不紀朓守
宣城事而集中視事高齋敬亭賽神諸詩皆守宣
時作然則古人信蹟史所失載者蓋亦多矣集凡
五卷刻板毁于兵燹予求其本帙數年不可得歲
丁亥方攝邑篆孝廉梅君耦長出藏本遺予曰是
不刻且佚予詳覽一過蓋前明萬歷時司理史公
元熙同其大父禹金先生校刻者也先是嘉靖丁
酉郡守黎公晨得武功舊刻參以玉臺新咏文選

諸書兼梓其詩而文與不錄頃耦長復從其令叔勿菴所裒輯其文若干首釐爲六卷予斥俸授諸梓而屬耦長董其役庶幾謝集稍稍完整乎閩宜城故多典籍如唐之大顛集廬嶽集宋吳棫之韻補周紫芝之竹坡詩話太倉稊米集皆僅存其名夫徵文考獻以永將來固官于是者所有事也予愧力薄未能網羅放失次第版行於後之賢者實有厚望焉

病餘襍著序

余少善病因涉獵岐黃家言病機之微甚進退證之寒熱虛實治療之正反逆從初中末攻守緩急之法略能道之藥物之精良炮製之法度講之燗熟二十以外稍稍獲聞性命之理乃悟吾身自有大藥草木金石不能益人遂棄去不復事顧先人見背早門戶支撐未能脫去以從事於其所謂大藥者然亦終不復服藥數年以來年力稍衰內外之感並攖臥病或數月病始至則就醫者取一兩劑服之病稍退即不復進藥謝絕一切掩關高臥

而已久之亦往往得癃生平嗜書尤篤好篆𥸤之學即臥蓐偃蹇牀第未有三日離卷帙者今年春偶遊白門下榻於蔡子璣先之觀行堂血痔忽大作加之自利日數行作楚殊甚凡四閱月不止氣大陷不能坐立楮衣冠不見客者百四十日主人爲召醫療之百方皆不效於是襍取古方及所聞於友以已驗之藥皆備嘗之至秋分後乃有起色愛我者皆曰書爲之祟也遂束書不觀者一月然終不能自已意所至亦時有所作大抵皆呻吟之

餘不足以就正有道也性不善書病後腕力弱不能執筆多草藁稍擇其眞書而可讀者藁爲小帙命之曰病餘稿著云爾庚申某月日某識

吳越紀遊詩序

塲師之術能使瓜蔬冬榮而東風既回草木芽茁生意盎然飽滿流溢彼造物者固未嘗有所勞也元氣鼓于中而枝葉發于外不必一一爲之鏤且繪而鏤且繪者必有所不似善爲沼者因勢利導使之爲澂淪洄瀾流觴曲水或引之高原逆注爲

瀑布伏而出之以為鈎笑智盡于此矣若夫大江
發源岷山之西當其出巫峽下三峽瞿塘灩澦遂
橫亘海內之奇而一往所經若皖則小孤鳩茲則蟂
磯兩天門山姑孰則采石金陵則三山燕子磯潤
則金焦北固在在改觀出人意想之外而流之所
及過一物則成一態谿谷之窅深洞壑之徐衍吞
吐石勢之參差出沒洄洑渟泓湧瀉紆直之變化
卒亦無所不具韓淮陰歷楚垓下孔將軍居左費
將軍居右淮陰自當項王漢王在其後大軍又在

其後而爲項王者方且與其騎士言戰法以自解免而不知平日之自恃以百勝者乃今日之所以成禽也故從其大者爲之足以兼小而小不能兼大足乎其本則標末自舉而末不能及本道固如是而吾得此以論詩詩之道始於三百篇彼其使字未嘗不淸新造句未嘗不奇變而或以此爲三百篇之能事則人必笑之爲其有大于此者在也自李唐以詩取士而初盛中晚每變愈下論組織之工刻畫之巧初盛或不如中晚而識者以中晚

之不能初盛正坐于此其故可思矣蔡子鉉升之為詩以李杜為宗而好為深思苦語悽惋悲憤若有所甚不能解於中者吾嘗有以規之而未得其間也今茲歸自武林示我以吳越紀遊詩一帙其詩音節格律欲進乎初盛之間不復于字句矜工巧而歸乎大雅余說心與之蔡子語人曰是役也與嶺南屈　氏同舟而深論吾詩也吾服其言之切中吾病而吾之詩一變夫論人之詩而能痛砭其所失與夫聽人之一言遂棄去其生平之所

得力而翻然改圖皆今人之所難也遂深喜而爲之敘抑余有進焉古人之傳者詩也其所以傳非詩也詩傳而人與傳故曰詩以道性情然則必先務爲其所以傳焉者可乎此本末之說也蔡氏諸羣從多英偉才而蔡子之性情特近於溫柔敦厚故敢以是進蔡子其以余爲老生之常談乎哉

淵源集序

余讀徐子長白淵源集而有感也長白爲大司寇華陽公曾孫公功德在人尤富述作言行滿天下

及長白之身曾未得其全集藏之長白休焉思家學之湮勤勤搜輯僅得如干首以爲茲集廼遂取其王父郎中君及父文學君遺稿摘錄類掇之末以已所爲文附焉而其先世所傳制誥若海內名人贈章亦稍稍擇而附之都爲三卷曰庶後之人知有攸自云爾嗟長白可謂以仁孝爲心而有卓然之見者矣今夫大人先生勳業烱焉天壤豈復與窮愁著書之士較不朽於鉛槧間哉然亦往往斐然而有作者何耶其所經歷于當世之故取精

甚博而思慮甚長一時所建樹或不能逾所獨見於衆咻則必深切著其原委俾守者持循不敝或意之所至而時有未遑不得不引端見緒以俟善繼於來茲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為之後裔者宜何如其寶惜與吾觀世所號賢子孫者不過汲汲於進取之路家有藏文而付之庋閣亦有席前人之末光以贊關要媒聲利於作者初旨不啻徑庭尚望其昭明世德施之行事與今長白獨能以守先啓後爲兢兢雖所存什一皆有關於家

國之大使讀者感奮興起而不取備於卷帙以求觀美炫耀流俗之耳目何其卓也長白巖氣正性望之生薇亦稍稍見於其所爲文司寇公義田之記曰若更有賢達亢宗者出以紹休而光大之子之遨龍尤不可量惓惓乎其言之也長白其有意乎

孫大年百子謎序

梁劉勰曰謎也者互其辭使迷也盖昉於隱隱曷昉詩六義有比隱之屬也詩又曷昉易立象以盡

意而意存象先雖以聖人猶三絕韋編無隱乎爾
者隱斯至與旁及象教機用橫設而養生家藥物
多名無非易亦無非隱然古有特以隱名者大島
以悟英主拔雞抱兒以賛良牧皆以不言言其所
難言乃至履兒於朝謬語于師納窮茅經首山庚
癸猶能攟諧一將以紓人於難若夫離合字形滑
稽弔詭隱之末矣然杖檻爲林重來爲棗指事也
會意也假借也大刀頭諧聲山上有山象形黃絹
轉注六書之義備焉孫子大年學古多暇取古人

名而謎之似銘似贊或似繇辭讖記古諺童謠既
成問序於余余乃爲之原謎所自昉抑余又有感
古人之傳者名而已庸詎知名之不常鴟夷張祿
猶之謎也可以物之名謎人亦可以人之名謎物
故名已非我況諸所稱讖從有名而名爲謎之謎
又足以競乎善易莫參同契若善隱亦莫若然不
自著名而隱之末簡誠不以名自有之其言曰竊
爲賢者諱曷敢輕爲書若遂結舌脣絕道獲罪誅
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猶豫增歎息俯仰綴斯

慝其將憂憫後生不得已而有作豈若吳平越絕
務奇語自矜尚哉泰田水月注參同而輒放之郎
古與神似矣當矣孫子既深有感於木山氏而善
隱則無競于其末夫古人片言題識或偶相諧謔
而猶至今名而况其進也孫子其無謂余以隱而
子直爲不能響答也夫

湯駿公離騷經貫序

讀離騷者愛其文辭而無能貫穿指歸則疑其心
煩慮亂語無倫次又或謂其故爲亂辭使修隙者

無所指摘二者似之而實非也何則屈子之志潔行芳通國所共信若夫君側微明者數輩而已故假瑰麗之作以寄其忠愛庶幾流播之餘陰有感悟痛改前非其言本自係戀既以彭咸自矢視死生猶旦暮而復何畏焉且屈子非徒嫻於辭令實明於政事使懷王能終用之則秦必不敢欺楚使頃襄王復用之則必能反懷王以雪恥太史公因淮南作傳以離騷因起係之於見疏之初以一篇三致意係於入秦客死之後蓋有以綜其始終矣

王逸之註隨文詁訓李善以文選名家而其於騷也一因王得不復置辭蓋古者傳註之體宜爾欲使學者優柔厭飫得其指不盡言之意也紫陽朱子因洪氏之補註集諸家以發明之於是讀騷者始有蹊徑可尋則集註之功也湯子俊公旣以經義起家爲名孝廉廼篤好楚騷又因紫陽而益暢厥旨且爲之考訂輿圖以推見三閭被放江皋澤畔往來之蹟又襍摭史傳凡諸國之有關楚事者參互之以擬當時事勢原貴與襲以復懵之義則

作騷之本末其見即本傳所稱存君興國欲反覆之者皆賢有其施爲次第可以見諸行事然終不得一試坐視宗社之傾覆故其痛尤深也蓋古之君子將有爲也必先内度其身是故於稱述先王而知其學術正大非子文叔敖諸人之可方於陳辭重華排閶闔而知其幽獨可質乎明神於衣芰荷裳薜荔知其於身絜絜皭然不滓於日月爭其光潔於滋蘭九畹樹蕙百畝知其爲國樹人自宋玉景差諸賢外必多可用之才乃若漁父鼓枻

滄浪作歌遠遊發氣王喬投辭抗域外之高躅標性命之微旨故考亭儷之曆成玉晉演爲丹訣則凡莊周列禦寇之倫出乘萬有而深負以自全者皆其所能爲而不肯爲者也當是時也六國已將折入於秦然可以抗秦者唯楚楚欲有爲捨屈子其誰屬哉其自任也重故其自求也詳湯子以一言蔽之曰自反而自信可謂深得其意矣班孟堅良史也顧嘗之爲露才揚己何耶若湯子復嘗自反三義匪直出王洪上也即起紫陽于今日必將

有取乎爾已潞子既援據該博文取達意不辭繁複以便來學蓋亦猶紫陽之意也夫

章甫集詩敘

蓋余讀劉子望之章甫集之詩而歎也論者以明三百年學者精力盡於制舉業而以其餘力為詩古文辭故所就已薄甲乙後天下棄制舉而從事焉者豈繫之人求其卓然成家如古之人者曾復有幾此其咎又安在耶夫淵明為晉處士而今讀其詩未嘗嘵嘵焉為憤疾哀怨之音以自鳴其人

類有道者若後世做之但得其詩而不得其所以詩何怪乎音節逾近而失之逾遠耶唐人如供奉拾遺皆於流離播越中弗忘忠愛蹤跡之餘間及當時得失往往切於事情非尋常作壁上觀拾人短長吹索詆侮以自恣者也是故古人之以詩傳者皆不僅以其詩而詩以傳人亦傳矣後之稱詩者詩而已衆人熙熙若登春臺而未嘗有以自與也於當世之故生民之休戚漠然無所關其懷以至綱常名敎之大古今政治興替典章文物之因

革源流茫乎無所睹見朝夕營營於聲利務爲苟
得而已而好修飾其句字矜其格調用相夸詡曰
吾三唐也吾六朝漢魏也彼其本固已亡矣又烏
足與登古作者之堂乎望之爲聘君自我先生肖
子自其髫齔講貫習復于三百年之文獻聘君識
大綠等書劉子竊與編纂今槧本多流傳人間不
復可得而劉子悉能舉其綱要靡所遺忘而持論
一歸平恕不肯依阿於黨同之說當其意所獨見
雖舉世非之毅然不顧也初聘君嘗修郡志旅食

金陵劉子賓從曾國藩聘君旋里憤慨而卒劉子自是懷尚平之志僑居兩浙已而之齊之晉之豫所至表章古人遺蹟講求地方要務當世名賢巨公雅有知之者造廬咨訪或以禮延致劉子亦欲藉是以資其考證踵成先志勤爲一書以詔後世詩特其寄興焉耳而憂時之懷經世之志時時溢於辭章不特五言古體直逼柴桑其餘亦皆流自肺腑非苟作者其名集以草甫蓋取宋人適越無所可用之意劉子殆不欲以詩人傳也然其所以

詩固將於詩焉傳之夫如是以為詩人其亦可矣

賈鼎玉詩序

慷慨悲歌古稱燕趙其山川之性情則然耶夫燕趙皆禹貢冀州之域五帝三王之都邑在焉故蟋蟀在堂良士瞿瞿讀詩者謂有陶唐氏之遺風安所得悲歌慷慨者乎戰國以後古聖人之教養日遠民生益蹙趙主父乃以騎射自雄而燕太子丹厚養死士以報秦于是恢奇不羈之士始相高以勇俠而不平之氣激於世變而加厲千載下誦易

水之歌髮且上指蓋有不獨山川風氣之所爲者矣是故艱難困阨君子皆有所不辭謂將有以深其閱歷而增其識慮由是以措諸事業庶幾有立即不得大展于時而作爲文章詩歌以自見猶令人感於心而不能自解故詩以道性情人類能言之而要之所以成其性情者非一日之積也平陽賈鼎玉故善吾友豫章梁質人秋浦吳子正丁卯仲冬與余邂逅於武林抵掌而談天下之務以行笈中手鈔西陲今略諸書相爲商確余固心異之

人之乃獲觀其所為詩而重為之太息夫人苟非聾與喑則雖深居一室而持議矢音必將與身世相涉然亦視其所歷之境地及所遭之時賈子既自負其奇而北走玉門南逾嶺表更事既多所覯奇人異書皆足以開通其耳目而發舒其胸臆又身抱終天之痛思為其先公發憤以得一當者未嘗敢一飯忘也是豈非志士之節而孝子之所用心哉是故其詩沉鬱而壯出入於古不期工而自工夫豈句鐫字琢若者三唐若者兩宋以為詩者

可同日論而又豈第如失職之徒滑稽弔詭憤怨
詆訶以自附於慷慨悲歌者哉謹爲之序而歸之

紀行草序

沈子元珮行萬里以迎其父於黔中其所經歷凡
江漢之汞廣洞庭沅湘之浩森阻修苗洞猺獞深
箐絕谷之險怪偶觸懷抱則以韻語紀之於是裒
集之爲紀行草是時西南方用兵笳吹之音不絕
於耳創殘逃死之民呼號道路戰場軍壘所在多
有轉餉簽營水陸衝突烽火接于窮山流血棄齒

跼蹐於原埜而元珮隻影長途僕僕行營將士間

跋涉於波濤鋒鏑蠻煙瘴雨出死入一生不可知之

地而卒能自達與其父相見以歸此其至性有過

人者矣今取其詩讀之其志愴然以悲其音節寥

然以清其爲言也直而能曲婉切而微至其氣雍

容以和其思致悠然以長在元珮自書所感初若

無意於爲詩者嗚呼此眞詩也已今夫人各有性

情顧不能以忠孝自砥礪而徒撚髭苦吟庶幾以

筆墨之工流傳於世無論弗傳也卽傳矣於世敎

無毫末補以視元珮之爲詩何如也哉元珮之父公學爲貞文先生季子而家明三先生壻也貞文先生以諸生効偏裨甲乙後屏跡遠引人莫識其面諸子守其訓皆抗志不仕遯者諸同學爲貞文先生刻遺藁既成終不輕出示人蓋其家學先質行而後文譬若此宜有若元珮者以光大厥緒也元珮勉之矣

偶存藁序

古人之存者皆偶也秦火以後三代之人文若滅

若沒而漢魏諸儒乃始以著撰特傳然考藝文志書名散逸略盡今其存者百之一二而或者指而目之曰此秦也漢也六朝也以百之一二槩其生平定其一代風尚豈知其所散逸固將什伯於是者乎故曰偶也然古人既不可作則必藉此僅存之書以追溯其人與其時代辟之擷叢條之一枝拾遺珠於合浦而春林苑在貲所非逸亦其勢然也故不存匪患或非其所欲存而誤存之則存反為累斯眞足患耳吾鄉劉子葺彝雅不欲以文人

自名生平介然不阿時好其所學爲古文辭詩歌擇言而言多有裨於名教一日裒藏槀示余題之日偶存若曰此尚不足存也雖其謙讓不自滿假而棄斧之所欲存不既有在矣乎今夫人在天地中固自有所以常存而立言之士則存以其言然而有刳心刻意以蘄於言之可存而存者焉有穪心而言之不數數然蘄存而亦存者焉是其存不存皆不可以豫知則其爲偶也均矣若夫有所存必有與之俱存是則存之於未有言之先而非偶

也豈弇其以僞爲者聽之不可知而致力于求有
書之先以自求其所可知則豈弇之僞存者固足
以存豈弇矣

唐昭陵石蹟考序

碑版之文往往足以補史氏遺缺訂前聞之誤故
君子重之匪直篆隸高古爲書家助也三山林同
人順治庚子侍其尊甫徽子先生官於秦之三原
定省稍暇輒訪求古蹟不憚險遠孤往窮探凡亘
代秦漢及唐園陵苑囿殆徧尤感太宗昭陵規制

之弘與其功臣之異數拔榛剗薜梯危起仆盡搨其所存碑碣裝潢成帙又參諸史乘旁徵軼事而附之論贊爲昭陵石蹟考凡五卷按周禮冢人掌公墓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今考昭陵陪葬自諸王勲戚至蕃將凡百六十有五人固出殊恩其亦猶行古之道與然泰以前冢墓多無碑石有亦無字予嘗登會稽謁禹陵見所立石丈許其植如圭下大上銳趺形長方而漸殺以至顛乃小斵

之爲圓竅通透或曰此窆石也古者懸棺而窆故壽此石既葬或遂存之而無銘字又家人言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而不言碑碣亦其微也唐制三品以上得立碑而元老大臣得請天子爲題額厚終之禮於斯爲至矣今祀文武成康陵皆在渭北號曰畢原然皇覽括地志諸書皆謂是秦惠文王悼武王冢而人以爲周之文王武王非也文王陵自雍鎬東南杜縣在渭之南堤爲畢原與畢陌別然則今在渭北者乃

畢陌耳顧亭林辯之甚析嚮使有片石足徵豈至沿疑千載貽祀典之餘憾哉若昭陵雖罹溫韜之厄而法書寶翰照耀百禩即今歲久墮泐其一二僅存固巋然先代法物矣同人既三渡涇水親至九嵕手搨房文昭公已下十六碑周覽形勝拜瞻寢殿及景武衛公貞武英公塋域並起冢象安德鞬諸山摩娑石琢駿馬六匹內颯露紫等五匹帶箭並太宗行陳所乘又諸番降王突厥頡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咄苾已下十四人或兜鍪戎

服或冠裳儼然並石像立侍陵後北闕如生慨想古英君良佐終始一心文德武功之隆盛俯仰遐邈益三致意焉比越三十年辛未復往而道路梗塞追念昔遊所得益加寶愛矣嘗考歐公集古錄金石今多不存特藉其文以傳自有茲編而昭陵遺蹟長留天地尚論者將于同人之書是徵其爲裨益豈淺尠哉同人名侗其弟吉人名佶受汪堯峰先生之學兄弟並博雅好古多藏書

宿遷西南閘徐氏宗譜敘

宿遷西南圩徐氏宗譜者門人徐壇長孝廉用錫述其先人世守之譜系也蓋其先莆田人有曰興曰旺者興仍居莆旺以事至宿遂留居之爲始遷祖其子孫多爲博士弟子員入傳而爲爾珍先生學行尤著以康熙庚申貢于廷卽壇長父也自旺公以來食指漸繁居宿而不忘閩其所爲譜系世增修之壇長受而手錄一編詳其未備而加愼焉并莊錄先生遺訓于簡端出遊則奉以周旋惟謹而屬余序之余惟古者立宗法使人各知所自始

則天下可爲一家故曰明於郊社禘嘗之義治國如示諸掌也迨罷侯置守宗法不可行先王合愛同敬之意無復可尋獨賴有氏族爲之聯屬唐五代寇亂官所藏譜牒又皆散軼無存不得不家自爲書此歐蘇譜法爲世所宗也嘗攷歐譜本史記年表及鄭氏詩譜爲之自文忠公而上所能詳者九世而中多闕名蓋其愼也後之爲譜者率相倣以門閥或多援附於歐公之志荒矣老泉以小宗五世則遷令人各譜其高曾以下可分可合取其

簡明易爲今族稍大者數世始修遺忘不免亦非蘇譜意也徐氏之譜自壇長上溯至始遷祖而九世備有歐公之愼而無闕軼之憾世世增修不致于曠遠遺忘不用老泉法而師其意古所謂尊祖敬宗收族者悉于是乎在又重之以義方之訓言近指遠可謂善矣徐氏子孫遵是而代修之油然生其孝弟之心以世承前自光昭先德自茲而本支百世所以詒謀者不旣遠且大哉

儀眞高氏族譜序

吾益讀儀眞高氏之譜及瀘州先邈甫之所爲敘而有感于古今之際也古之人視天下爲一人故使之各人其人欲天下爲一家故使之各成其家宗法廟制其大端矣自封建廢宗法不復可行廟制從之而墜一爻之子數傳而爲塗人所賴有譜牒以著其代祠堂以萃其渙庶存古意今之治譜者率祖歐蘇蓋晉唐以來在官之譜牒歷唐末兵燹散軼二家始創爲之義例遂爲世遵守祠堂始祖之祭議昉伊川而朱子疑其干禘祫嘉靖丙申

從夏賁溪議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此皆禮以義起本乎人情之安事理之宜有合於古者尊祖敬宗報本返始之義其關於世教誠大君子之所重也夫流長必源遠故觀水者於瀾自有生民閱幾千百載而猶能保世承家以衍緒於無疆匪神明之胄何以克臻顧欲於典籍殘缺之餘摭拾傅會以張門閥而自誣厥祖爲見已謬今高子共白式南氏所譜斷自始遷儀眞爲始祖無他援附分合考訂愼而有體其爲祠堂記尤諄諄於前人之孝

義且曰惟孝而後能友亦惟友而後謂之孝友於
從兄弟則能孝其祖矣友于再從三從以及同族
則能孝於高曾以及始祖矣至哉言乎高子與天
都洪夫燕及遐甫友善並吾友也吾因得而定交
焉見其隱約尚志兄弟友愛一室中嘯歌相荅出
門形影相依見者幾不知其爲兩人然則其所用
垂訓非惟言之亦允蹈之高氏子孫其有所興起
也夫夫古今者時也居今而行古之道者人也藉
令故家望族各有人焉如高子之留心根本而躬

行以爲之先何患乎俗之不古若

送仲弟文繇入城讀書序

甲辰閏六月立秋日仲弟孫將入郡城爲離家讀書計先期理襆被衣裝書卷文具乾餱脯茗命童僕屬家政向晡達夜與𦐂無休息其心似有所大不得已者前是族姪子彥嘗爲招招弟于市弟歸才閲月爾市不可以居居市無所利子彥旣樓樓言今者之行且將招子彥偕往也嵗家爲累甚于市不止如子彥之所云云者乎余乃作而言曰有

是故境苦樂無常人心爲之也適千里者百里跬步適萬里者千里門庭閉戶先生蹐戶外履蹻跋涉矣夏日中天行者望扶蘇一木趨而憩之如清涼國重簷廣廈鋪簟當風侍者交扇喘若吳牛夫一木不涼于廣廈戶外不遠于千里心之所存境從而變天下事大抵然也夫貴者方以冕組爲桎梏或注意林下富者方以多財爲禍患而朶頤蠱龜苟其地易彼此交羨苦樂靡有定乎童稚婦女之謦欬門以外之剝啄偶接于耳而亂人心者意

相關也號叫怒詈鞭笞擊鬭之紛挐褋然吾目而無所于動者于意無涉也故心有所擾靜乃成喧及其既安閒轉成寂存係者在遠猶親專營者視物無睹君子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若必待日用所需種種具足遠離塵俗遺世獨立乃始畢力爲吾所欲爲自少逮老安所得此閒曠之時與地而用之耶吾觀古人之著作多出窮愁無聊之極至有受書囹圄執卷馬上者彼其人寧獨異乎昔伯牙學琴既成其師引而之窮島無人之境天風海

濤呼吸震盪伯牙頓歎其師之移我情也吾弟此行若能凝乃御焉乃應寢食夢寐惟書是求則斷簡殘編無往非治境治心之要發爲文章必光明雄駿向來心境日以變化此郡城一牖地命曰天風海濤可矣弟迺聲應曰唯唯請書一通置座隅余喜其意歸而脫稾而弟已戴星去明日以手札來逆子彥夫子彥固嘗爲招者因屬余語致之

送從姪子長北游序 卽耕長

將欲濟無涯之濤航不測之淵而不取材鄧林徵

奇匠伯則無以具舟楫而爲萬石之舟者業已庀良材致工巧而不一試于長風駭浪之間則其能亦無以自見是故天下之賢公卿大夫深明于理亂之原則往往急求士而士負異才實學亦往往樂得賢公卿大夫而與之游斯二者恆相須也從姪子長自其高祖宛溪先生爲嘉靖間名臣曾王父禹金先生繼之道術文章推重當代父朗三先生又繼之知交遍於海內海內學者爭事之朗三抱當世之略而未得一用天下爲之惜子長既少

孤來嘗從塾師兒時援筆屬文出語輒驚其長老長益好學肆力于古文辭詩歌豪宕沉雄有古人法度慷慨論天下事皆切中肯綮聞者皆屈服天下知名之士來遊于宛則無不造子長之廬而結交焉者而子長故亦嘗溯大江泛彭蠡攬勝于匡廬問道于青原於是聞見益博才益奇而猶以爲生不游　神京都會之地則無從盡交四方之英傑于學問之道猶有所未周將以今二月北遊於燕今夫燕臺者天下政治所從出而四方英傑之

所歸其公卿大夫莫不深明于理道之原而汲汲于得士若涉于江湖而需維楫者皆是也誠得士如吾子長其不有相見而恨其猶晚者與子長行矣哉在易益之彖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蓋幸之也何幸乎爾幸涉川者有以濟無涯航不測而人間舟楫之材得以效能于世也不則鄧林之楚高山大澤之中豈無材堪舟楫而偃蹇支離不欲自試于風濤之用者又豈少乎哉

送袁士旦歸蕪湖序

吾友袁士旦多才負氣善詩古文及行草書法嘗遊燕薊齊魯河南淮北三吳兩浙之間上湖豫章以踰嶺表所至名公卿以迄山居抗節高蹈之士往往折輩行與交學以日進而名日以益起然自還居鳩茲十餘年來迹不至里門甲子冬與余重晤金陵稍稍得見其著撰知袁子之學具有本末也袁子嘗謂余欲約里中同志各裒其槀刻爲宛陵十子詩乙丑來宛又欲徵選諸里中近年來已未刻之詩爲宛雅續集而皆未果余癖嗜歷學

刻有中西算學邇詩文家迂而晏之不以寓目顧袁子獨好焉袁子作序贈余推許過分乃至謂有留侯青田之學而不同其性情欲以其精銳益余之寬緩復自謂褊急不能容欲借余以自廣以是爲韋弦之交勖余既深愧于儗之非倫而又甚感其規切之意彼亦願有以相質也人之才與其性情不能强而齊而志與學則存乎所處當青田先生發憤自到此與匹夫之諒何異要其所爭者國事而非爲身謀其志有較然者矣意其自茲以往

必嘗有學問之力然觀其在御史臺用法嚴急至與相臣李韓公齟齬不避與太祖論相亦自病其疾惡之太甚以先生之大賢自知之明而終不能盡易其性情之所近故古人數年去一矜字蓋變化若斯之難也愚則以爲有先生之志斯有其學故能成其才爲世大用苟其不然而徒然挫銳以同塵一巧宦庸碌之人而已矣天下何賴焉若留侯狙擊秦帝大索不獲此殆非輕爲一擲如燕丹荆卿之所爲者也自蘇氏作論謂其不能忍得圯

上之挫抑乃進于忍而人皆習其說夫留侯之亡下邳險阻業已備嘗矣顧猶不能動心忍性以增其不能彼老人者又安能以傾蓋立談而折其氣且頓易其夙習之深錮乎夫兵謀秘畫固有在纂常聞見之外而天下之大計惟世外之人能洞若觀火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留侯他日所以說沛公與他人言多不解然則留侯得圯上之書而所學益奇此其徵也夫觀其誠懇而後授以書其受之也艱則其信而行之也篤進擬爲期又足異

乎哉今夫志期於立而學要於成不無委曲勢若
而遂轍可循故難而實易變化於性情之內其道
簡易而實難袁子旣以其難者自勗以勗余矣而
余所自媿則尚不能自勉于其易以覩其成因欲
與袁子共砥礪之也孔余之所短固有大焉者不
止如袁子之所云也於其去也輒爲序以附尚冀
其有所更端而終敎之若袁子之才氣固有數倍
于余者而又能自變其性情由是而充之雖方駕
古人可矣

賀陶及菴別駕寧邑新政序

當順治間
天子念東南重地俻朝臣分理之而會稽陶先生以尚書職方郎被命倅宛宛六邑歲漕南北米石十餘萬先生至為一釐宿弊漕政肅而不擾公餘則課拔諸士相與講論為大儒之學閒取濂洛以來先正語錄板行之
今上新政用議者言諸委署多郵視吏者令屬吏缺必所屬大夫賢者親往莅治於是先生攝涇篆

涇故巖險多盜而民健訟稱難治前令嬰齡蔵去
先生綏以德恭恭荊善俗俾新令尹得行其政教
者先生力也今年夏寧又之令兩嘗使者交檄非
先生不可顧寧僻小無足當先生先生曰均吾民
也遂亦奉檄徃徃不數月寧大治如涇先是萬歷
中有先生從父遐同公嘗令於寧民思慕祠之今
得先生前後相輝映寧民歌頌謂先生善長民者
家學如古人治縣有譜云或又以職方主天下圖
籍戶口土地豐耗沃瘠治術之難易先生郎時感

無不燭照數計之茲蕞爾乎何有然諸葛亮謂龐士元社稷之器非百里才爲治中别駕始得展驥足治固有宜不宜也屈指古今歷中外大小罔不宜如先生者幾人哉昔子游宰武城夫子有牛刀割雞之喻夫絃歌乎武城不可謂道之蓺而武城則幸矣某不敏竊嘗有志於學行既獲本先生教且久而家在山中先人廬墓錯處宜寧兩邑之交沐浴被服尤深蓋先生以大儒之緒餘佐乎職方復以職方之餘治宛宛之餘治其屬邑其罔不宜

固然而某則以郡邑私幸者又深自幸也聞之古名公卿多出治郡治績最亦即入為三公九列頃者
朝廷方毅然興復古治先生行且復內又將以某所自幸者為天下幸為道幸也夫

梁質人四十壽序

庚申夏梁子質人從其師勺庭先生來江南余並獲交焉是年梁子年四十其同里前後輩皆作序贈之最後得勺庭樹廬兩先生文余以此知梁子

之為人蓋得力於師友者居多也古者學莫不有師漢經學皆專家授受韓愈能文章作師說有宋諸儒儼然以師道自任明則有王文成公講明聖人之學而歸之有用師友之道於斯為盛及其季也私立門戶以傾興已天下之是非棼然淆亂以底於淪胥嗚呼師友者學術所從出學術者人材所由生而治亂係焉非細故也今天下能重師友者首推西江星渚之節義程山之理學易堂之經濟文章其為教各有所宗而要其為弟子者皆能

守其師說以相勸勉而期於有成余於程山熊文甘樵齋父子易堂師弟相得不一人而與梁子同客金陵也尤久吾聞梁子嘗獨身行兵燹中閒關千里矢石交其前瀕死者數矣而氣不稍懾甲乙間南豐賊起富家世族相聚保一山梁子策賊必來豫督山中人編竹實土爲壘已就而賊果大至發砲仰攻鉛子落土壘即不動不復能傷人又戒目中無舉火寂然若無一人雞犬皆不聞賊疑不敢逼乃據對山爲持久計梁子則豫於山平衍處

爲深溝才可一人傴僂行而伏巨銃宿莽出不意燃發直擊對山賊幾斃其魁夜則乘懈砍賊營如是者二十餘日賊計沮解退是時山中多婦女男子僅二十輩而以山奇走賊衆數百又嘗有賊圍山甚衆梁子救之疾走過其隘而賊已先據土山路梁子念前後皆賊而所將十人惟四人有兵械餘皆徒手退走必爲所得於是解所佩刀界同行勇士而自持雨蓋爲鳥鎗狀大呼登山同千砲並齊至矣其聲震巖谷賊據山者驚潰梁子逐之乃

徐步上山而賊衆亦遂引去千砲軍者南豐團練鄉兵最勇有名賊所憚也梁子膽智若是然未嘗以自多與人言若平平無奇者吾觀四十贈言皆多勸勉而不爲浮辭勺庭先生則以梁子與其同學吳子正相校而各發其短樹廬先生謂區弘之於韓愈能盡事師之道而不爲傳人毋乃於其師之學有所未盡以是爲梁子勖吾故曰梁子之爲人得力於師友者多也然則梁子之所造其又可量耶夫慮善而動古之訓也必萬全而後動其與

不能成一事是故艱難險阻君子往往以之自考更事多則智勇益出而或以生其自恃乃至於易視天下而輕其身吾願梁子之益服習於師友之訓也吾無以進矣

于太公壽序代

聖天子御宇之三十載四海乂安遐荒率服天下熙熙然躋於仁壽之域　天子以時値嘏端乃命梁官排雲璈之器奏鈞天之音燃九光百枝之鐙陳三象七盤之戲俾貴賤遐邇咸得與觀而光祿

大夫某翁于太公以上元前一日爲攬揆之辰維時家君總憲公夙興趨朝旦而歸第服其命服率子弟再拜行家人之禮爲翁上壽一時公卿大夫登堂而稱慶者舄屐交錯於庭同聲諸君子皆相率進康爵以申無疆之祝而微某爲侑觴之辭某惟翁之懿媺更僕難悉而皆稱窺其忠君愛國之誠有得之天性者而以是爲詒後之長即以是爲集福之本蓋久而彌徵非一日之積矣始翁以累有戰功授三等阿達哈哈番癸巳湖南之役實爲

右路副總戎翁既謀勇著聞又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湖南之民實賴之
世祖章皇帝聞其賢於是有蟒服鞍馬之錫戊戌有事於滇南翁自負重創持戟躍馬大呼陷陣敵衆披靡大軍從之遂克沅江厥後總憲公以翁亟仕樂亭翁諷誡之曰吾受
朝廷恩無以仰報汝其勉之縣令者民之父母慎毋以百里之地力可優爲而易視之也公莅任後除奸靖盜郵從減賦凡所施措悉稟命於翁翁聞公善政則喜不自

勝嗣是公守通州再擢江寧郡皆迎養於官而翁之訓其子與公之奉其訓以周旋無敢失墜者一如其在樂亭而加慈也由是治行爲遠近所推甲子冬 天子南巡嘉公之政命公以下河之任晉位臬司廻鑾之日召翁入見加慰勞焉謂汝昔宣力王家勤勞懋著今汝子居官盡職皆汝義方所致可嘉也於時侍從盈廷 上顧而歎曰卿等識之生子當如于某矣隨賜官衣貂裘各一襲夫父以子貴多矣如翁之特被 寵異者古今有幾豈

非誠久而徵上孚　天聽者歟未幾公以治河
召對遂留撫直隸翁治家素拙至是益儆倸從徧
告親串愼毋自累清白以上負　主恩於是皆擬
戶自守若不知有公之爲直撫者郡邑仰翁名德
延爲鄉飲大賓者二焉今茲庚午公入爲都御史
尋復兼領都統委任隆重翁益自抑損冠衣僕具
才取充足不務華靡而視聽猶明行步如少壯時
繼自今　國家之升平日益泰公之勳庸日益茂
而翁之齒德日益尊　聖朝考古而行執爵之禮

憲國老而乞之言史册傳之以爲盛事且使天下後世知國有賢臣恩逮其父臣有令子上報乎君而爲人子者不徒以高位厚祿爲顯揚爲人父者必以忠君愛國爲詒燕豈不休哉敢以是觴翁翁其謂余善頌禱而加爵無算乎

劉石閭八十壽序

石閭世居龍溪龍溪之劉爲吾宣右族族數千指皆聚廬而處門巷櫛比誦讀之聲相聞而石閭特以好學敦行爲其族弁冕予嘗過其游園闠四面

積水久不能輒至朝暾夕月手一卷以坐對漣漪如從成連棲海上爲之信宿留連不能去石閭元配家從伯公依孫也逮事祖姑以孝謹聞有女未二十而嫠以節著長君久一登鄉學宮一如石閭之學行門以內雍雍怡怡非身教而能若是乎予嘗欲集里中耆舊歲時宴會卽不敢竊比古人亦庶以善榆景而苦山居衖輿不時具度阡越陌良覿維艱而石閭宛在水坻淳溪諸湖渚瀠洄灌迤其間實多素心高蹈扁舟溯游可旦暮遊析疑義

賞奇文致足樂也今茲秋中石閣八十揆辰遜𠃔其日有操漁艇縈纜川門者並偉衣冠古顏鶴杖望之若商山黃綺於是主人肅客升堂握手相慰藉略世俗之繁文尋物外之真契久一晁李潔供茗椀盤餐烹鮮酌醴嘉賓更起爲壽族之賢俊從頌歡醻或賦詩以道揚盛美孫曾環侍洗爵授几贊主賓之禮容生其敬愛雖荀陳之聚穎川何以加焉昔者邵子會有四不赴然雅集若龍溪亦將命小車而夙駕矣顧予以事適不能奉詣稱觴而

爲不文之言以寄予思猶冀異日者或能乘與過從申私祝也

王先生八十壽序

自科舉之業盛而學問之道裂五倫之外遂別有座主同年之一倫與三黨並立而駕乎其上下逮啟禎間勢極而生激於是聲氣之流派支分角立其卒也黨同伐異禍亂中於家國而莫悟其非蓋其餘風及於今日而猶未已也莊生曰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今也以天下惑非有通人深識遠見其

詛與正之舊金吾王中齋先生述事先朝抱黍離之痛嘗私論明之所以亡曰治國需經濟才而以八股取之所取非所用天下事付之胥吏而在位者率朝夕娛樂循資序致卿相而已上以儒臣一無足恃思破格例收奇士而廷臣方持門戶相傾軋非其黨必多方陷之死地而國事所不顧又以人多惑野史使美善弗彰而以亡國之咎歸諸君上乃著書一編曰崇禎遺錄卷帙不繁記載得體可謂深識當時之故而能言其大頃年方修明史

訪求文獻使得先生身與編纂本其所日擊以辨
定傳聞之疑誤必能闡發幽微持平國論所關於
一代之興亡得失者甚鉅先生旣肥遯江淮史事
莫之及而要亦非先生之所願也先生家京師甲
申後棄而之四方近始北歸余獲見之津門於是
年八十矣二子深源皆事梁鵠林先生受其學深
以孝聞所著三經際考以春秋接尙書而詩辨其
問合三爲一以明作經大旨又論列廿一史行事
引易以斷爲學易經濟編少補諸生輒棄去源雖

應科舉而雅善古文辭講求實用以繼先生之志
滋以今歲卒淮上未及相見源余獲交焉源之意
不欲以名公卿之贈言爲先生壽而乞吾黨同志
作爲文章以娛悅其心余竊自幸去崇禎甲申已
五十年而及見先朝之遺老又自顧生平持論不
能隨俗俛仰懸測臆斷有獨見之處又不欲告之
人以重其惑今幸得奉誨先生而不敢復藏其狂
言庶幾其有以進而教之也

滋仲二姪六十壽言

從姪滋仲以今年二月下浣之四日壽登六十族戚醵分將爲屏障以申頌禱而屬余爲言滋仲謙讓固辭謂所居庳隘屏幛無所張且不欲同於世俗之爲也雖然屏障可辭也予之言則何可已也蓋家廟之役同滋仲工所者六年於茲矣往者舊祠之基嚙於溪水謀徙而新之也已數十年以工之鉅歲之不登物力告匱率袖手弗敢任旣而水益迺材益敝駸駸乎隳矣物力之匱又加甚焉予告族人莫不善其舉而難其事予之年且八十即

余亦不敢自信其能成也然以事之當爲不敢以中止賴祖宗之靈諸君子與之同志戮力效能幸而有濟則滋仲其首屈指矣滋仲所居與寺不數里而中隔岡隴又各有職業嘗爲或出遠方不能數數見然其卓然著聞遠邇者孝友之行忠信之守任卹慈惠之施稱之如一口焉乃今同事既久而益有以深信之也滋仲綜於事其於興作之程度目營數計罔失銖寸諳明知茲事之難也而不避其難則其於大義明矣以不及中人之產而獨

先輸以爲衆勸則其於輕重審矣且歷時久遠而不怠益虔則貞固幹事有乾之德矣於是以望六之年而寧馨以生人皆謂其積行獲佑祖宗之所賜也今夫善類之在鄉黨宗族也猶宮室之有梁棟也植基固斯所任宏而正人之在天地間也猶松檜之生山谷也不與衆草爭滋蕪自能以後彫傲霜雪滋仰前此六十年特立獨行於儕俗之中則其後此德與年俱進必將眉壽康寧爲吾族之棟梁松檜而大厥後以承先佑者其又可量乎哉

楊母葛太君九十壽序

自聖人言仁者壽而言壽者率歸之靜然養生家言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是二說者異耶同耶夫不動莫如山及觀其雲氣之吐納霜露之升降以蕃蕪卉而育羣生無一瞬停也是故至靜之中有不息者存其不息也乃所以爲至靜乎水之流也而其道有恆則動而靜矣世未有不兼此理而能深根固蒂稱上壽於人間者也楊母葛太孺人有貞靜之德而其躬操作以率家人者蓋自其初爲婦

時以至爲母爲王母今且年九十矣而恆如一日用是能拮据黽勉佐其夫龍崖君以力行衆善俾里族聚義頌德至於今不衰又能教其子若孫以修身績學而成國器余考母之生爲萬歷甲午當有明全盛之時身歷六朝滄桑再更人事屢改矣方其事龍崖君雞鳴櫛縰以奉堂上及龍崖君即世而代之釐家政所更忻戚之故閱歷多端而母之天常定也非有不息之強以成其貞靜之德而能若是乎人皆欲壽而如母之上壽不常有抑知

其得之有道耶夫不息者天地生物之心仁則其端而靜則其體山得之爲華岱水得之爲江河人得之以備五福蓋惟全乎生生之理者斯能久保其生於焉發爲禎祥孕爲靈異皆其生理之積之厚而流焉者也今母壽益高神明益湝所生丈夫子四人皆有令聞其季某尤卓犖俊偉好行其德能與龍崖君後先濟美次孫某英才好古有聲黌序是豈偶然者哉茲九月切九十設帨辰余妻兄某其姻也寓書徵余言余因以仁壽之旨爲加甸

者先且以告夫世之蘄上壽者焉

俞母七十壽序

俞母梅孺人先克謹兄姪也少失怙恃克謹兄字之如子某六世祖本岡公生六子而兄祖時雍公爲之長其五爲與膳公則某祖也與膳公鞠於邱嫂亦事之如母時雍公元配也時雍公蚤世而門內雍肅壼範之端其淵源固有自矣時雍三傳至備倭公以武略著克謹兄父也克謹兄爲人伉直強毅以力畊致貲年八十餘身無疾痛孫邨考終之

朔至日與家人訣沐浴更衣端坐於廳事以化生平未嘗學問而能脫然於生死之際人皆異之孺人生而婉淑歸於俞克相其夫子以孝事尊章而事繼姑尤謹誠其稱未亡人又能訓其子嘗語之曰汝父有聲庠序而齎志以歿所望汝行成名立以光大前人若時藝聲競雖刀利於但曉不願汝曹效之也子煥棻其訓日奮於學宗黨稱之曰賢歲甲戌春孺人登七十煥以爲凡家所有悉母氏蚕作夜績以成者也即備物致洗腆未足云壽

惟是母德未彰尚賴仁人之言表章以傳諸後使母志今日之劬勞於是遍走邑中凡能文之家則造而請焉所得歌詩圖書燦然盈篋行將以張諸几筵侑康何啻今世俗之爲父母壽者吾知之矣素封之子廩有餘粟誕日則烹鮮置酒召賓客具優伶以誇耀則里巷或相與爲枝葉之辭托名於薦紳先達泥金而書之錦綺雷同一辭不問甲乙可以互稱也何足道哉惟孺人之訓其子也不以世趨而以學行故其子之爲母壽也亦不以樂歎

而以文章且不欲假借紱者之位號而必欲得吾黨之作取其無飾美而可信以庶幾必傳可不謂賢孝矣乎夫孝者百行之原而家所由興也俞氏之興其未可量乎猶者克謹兄既立子矣晚年復自生子未及見其壯也而特有天性善事其孀母以孝聞家雖落識者稱其有後女適陳者佐其夫勤讀登賢書而孺人母子賢孝又如此豈惟克謹兄含笑九原即吾栴其與有光矣是不可以無言

乾隆甲辰七月十三從　母舅徐杞盦處寄到樹石居鈔正月十六日貽　先人書并緘寄伊曾祖西翁續學堂文鈔六冊詩鈔四卷裝爲二本十月廿九日臨中刹天隨羅大風棘允廣校記于傲波榭是日普孝姪如川姪孫來相詢以亡男昭臥前夕殤也許爲亡弟休嗣年五歲